

徐敏： 印尼归侨身份 “边界” 流变初探 (下)

物。当天，就座后，会长向社区领导、工作人员介绍了联谊会的情况，社区领导表示慰问并邀请文艺组在社区活动中表演节目。随后，归侨们请社区工作人员享用印尼美食。社区领导提议请归侨们在现场表演印尼舞蹈，一开始他们婉拒了，因为没有穿印尼服装，但在盛情邀请下，归侨们由椰壳和塑料花做的道具，展示新排练的舞蹈《椰壳舞》。

在公共空间中，饮食和舞蹈是展现身份“边界”最醒目和重要的渠道。虽然归侨们没有穿印尼服饰，但印尼美食和舞蹈作为他们的文化特征，将当下处于共同空间中的人群加以分类。如果是舞蹈对归侨身份“边界”进行了感官上的刺激，那么饮食则兼具视觉、味觉、触觉的多重元素，唤起了归侨儿时、青少年期在印尼生活的记忆，对曾经家庭生活的想象。印尼特色食物如九层糕、糯米鸡丝卷的制作并非易事，做法都很讲究和繁琐，从挑选食材到烹调再到包装上桌通常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。这些食物外人根本不会做，甚至都没有听说过。归侨们在制作美食的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交流，倾注了

习惯和情感，群体“边界”也因此得以维系。语言、舞蹈和饮食是对归侨身份的象征和认同，以此说明自己身份的正当性及同其他群体的区别。

(二) 社交媒体：私人生活“边界”的重构

现代通讯方式尤其是QQ、微信等社交网络为“边界”的制造、维系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。一方面，通讯、交通方式缩短了时空距离，为“侨”的跨国网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。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，Y省印尼归侨眷联谊会的大部分归侨有重访印尼的经历，有的甚至每年都回。但随着归侨的老去，往返奔波身体吃不消，即时联系则弥补了这一缺憾。“我母亲九十多岁了，虽然精神不错，但印尼太远没回去。不过印尼亲戚过来看她。她也可以跟他们视频，很方便。”同时，归侨们根据具体需要建立了微信群，有同一侨居国生活经历的华侨华人与归侨在网络空间得以“相聚”。微信群为侨“边界”的形塑提供了更自如的“在场”和互动空间。如文艺组归侨们在群里发布与印尼相关信息，讨论活动安排、小吃做法等正式或非正式的事情，



中文和印尼文穿插使用。互联网的介入改变了归侨原有的联系场域。

综上，当代日常生活中印尼归侨在特定的公共空间运用语言、舞蹈、饮食等不同的外显性标志区分不同社群，表达其归侨身份的“正当性”。同时，社交媒体的发展促使私人领域“边界”的表述更为灵活，将有着印尼生活经历的不同群体分类。这种分类实践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在不同的社会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“边界”。

三、结语

以上分析试图说明身份“边界”是流动的，不同时空背景下“边界”生成的维度并不一致，这体现了移民关于身份的界定和选择过程，映射的是不同身份的“边界”所承载的资源与意义各异。虽然印尼归侨曾是移民，但

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，在侨居国和祖籍国的两种身份“边界”是不一样的。在侨居国，他们被划定为“外国人”，面临来自身份认同所形成的挑战。“中国人”这一具有真实性或象征性的身份“边界”将处于侨居国各地的移民凝聚为可辨识的同一群体。当然，如果将民族国家具象化，那么移民首先投射的是关于祖籍地的想象，进而生成对祖籍国的想象。在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、万隆会议召开以及民族主义浪潮盛行的背景下，东南亚华侨（比如文中探讨的印尼归侨）“边界”的建构显然带有鲜明的政治性色彩。

值得强调的是，归侨对于曾经生活过的侨居国“家”的情感，并非认同侨居国。人口、资本、商品、资讯及符号等在跨国空间中流动，引发社群成员的认同变

迁，而跨国移民又会利用其对地方的记忆，想象性建构新的认同与归属。由于这段经历带来的不一样的体验、关系、资源而形成的“归侨”身份，在国家政策、大众媒体、不同群体的互动中凸显出来。一方面，国家对“侨”的重视及侨务政策的落实为归侨身份表达提供了“正当性”；另一方面，印尼作为归侨曾经的记忆，更多的是一种“文化情感”。这种“情感”促使归侨与印尼有关的社群在互动中生成了流动的“边界”，不同语境下形成不一样的分类实践。与之伴随的是，“印尼标签”逐渐成为一种记忆情感，在下一代的观念中淡化。这也显示了不同时期不同生境下“侨”所带来的“边界”的流动和认同的变化。

论文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印尼研究中心学术调研文